

# 三次流泪

□宜兴 陆奇

“吃团圆饭喽！”路边饭店传来一阵喧哗声，透过玻璃窗看到里人影绰绰，热闹非凡。我和先生对视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加快脚步，向妹妹家走去。女儿在部队服役，过年回不来。妹妹一家正等着我们夫妻俩去吃年夜饭呢。

这是女儿当兵的第一年，也是女儿长这么大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。大一升大二的时候，她选择去当兵，在四川某武警部队服役。儿女不由娘，她的选择我理当支持。平时还好，每当逢年过节，看着身边朋友的孩子都承欢膝下，想念女儿的心情就如熊熊烈火。就如昨晚，火烧得就很旺，腾起的烟雾无法排解，熏得我眼泪流了半宿。

掐着饭点到了，妹妹正忙着整理碗筷，妹夫在锅台前忙碌着，两个外甥女跑出来一声一声“姨妈”地叫唤着，招呼我们坐下，给我们递上了热茶。嗯，这热热的水汽正好熏熏我有点发涩的眼睛。

闲坐着，手机“嘀”的一声，打开一看，是女儿发来一笔转账，随即又一条信息接踵而至：“妈妈，这是我存下的服役津贴，是孝敬您的，祝新年快乐。”这个惊喜太大了，我扛不住啊，忙闪进卫生间，关上门，眼泪忍不住滑落下来。先生在外面喊：人呢？我擦了擦眼泪，红着眼走出卫生间。他似乎看出我的不对劲，稍稍皱了下

眉头。我没有说话，把手机微信打开，递过去。先生看了，明显一怔，然后就拍着我的肩膀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女儿终于长大了。”

此刻，年夜饭已准备妥当，我和妹妹一家围着饭桌坐了下来。我把手机递给邻座的妹妹，妹妹也赞不绝口：“这个孩子真不容易，在外面受苦了。”

先生连忙打岔：“年轻就要受苦，不然不会成长。”看我依然沉默不语，“来，我们第一杯酒就敬远在四川的女兵。”先生建议着，我们纷纷拿起酒杯，开启年夜饭的序幕。妹夫厨艺很好，头菜里肉皮、蛋饺、肉圆、冬笋、鹌鹑蛋、黑木耳相聚甚欢；糖醋鳜鱼红袍加身，盘踞在盘子里不动声色；烩羊肉、红烧猪爪、盐焗虾、清蒸肚包肉等热气腾腾、色香俱佳。而我，更加期待妹夫的保留节目——八宝甜饭。

碗、筷、酒杯叮当响着。此时，先生手机响起，女儿打来视频电话。所有的人都放下手中的筷子，齐刷刷地把头凑了过去。

先生点开视频，只见女儿穿着军服，留着短发，英姿飒爽，笑意盈盈地看着镜头，一个个地打招呼拜年，这边的人鸡嘴鸭舌地纷纷插嘴：你那里天气怎么样，会不会觉得冷？这是我妹一直担心的，她一直念叨着我家女儿从小就怕

冷，到了部队肯定不会有家里的条件，冷了怎么办啊？

训练苦不苦啊？这是我妹夫担心的，细胳膊细腿的，那样高强度的训练她吃得消吗？

吃得好不好啊？这是我特别想知道的，女儿从小饮食清淡。在天府之国，以辣椒为灵魂的川菜，她能吃得惯吗？

“怎么样，想爸爸了吗？”在我们依次和女儿照了个面后，先生就借着他的身高优势占据着手机。

女儿笑容灿烂：“当然想啊，你们放心，我在这边吃得好睡得好，训练也不辛苦，年夜饭还准备了火锅……”半年未见的女儿，跟换了个人似的——是因为剪了短发，看上去利落了？是因为训练久了，身上的英气焕发出来了？还是因为远离父母，不得不成熟老练了？

自己的女儿百看不厌，恨不得把手机屏幕变大再变大，让我好好看看日思夜想的宝贝。时间很快，“我要去站岗了，今天正好轮到我值勤，祝爸爸妈妈、姨妈姨夫，还有两个妹妹新年快乐啊，再见啦！”

女儿声音刚落，我的眼里不禁又蓄满了眼泪，不过这次眼泪不一样，它是骄傲的、欢喜的，我端起面前的红酒，一饮而尽。

最后一道八宝饭上桌，果然料很足、味很甜。

# 故乡的春风

□北京 杜玉坚

在老家河北，“倒春寒”是常有的事儿，也就是说故乡的春风，往往并不温柔，有时还冷得吓人。真要说到阳光和煦的春风，怕是要等到四月中旬了，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春暖花开。

俗话说，“孩子的屁股，大人的脸”，那是最经冻的了。在那“哈气成冰”的寒冬里，到处都晃动着大人们不畏严寒、敬业的身影，紧随其后的，往往是那些穿开裆裤的顽劣之辈的我们。在早春时节，不管天气多么寒凉，也吓不倒我们这些不知死活的小顽童——放风筝。一个个睁着黑洞洞的大眼睛，双手高擎着大风筝，双眼紧盯着风筝，向前奔跑

着……没跑出几步，在大人的一声“当心”中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摔了个“饿虎扑食”。但生性“皮实”的我们浑然忘疼，只是稍微顿了一顿，爬起来继续跑着……直到目的地，直到看到它冉冉升起，扶摇而上；直到我们口中发出“噢——上去喽……上去喽！”看我们那欢呼雀跃的神情，仿佛升上去的并非单单一个风筝，而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成就，是我们全部的希望，甚至那是我们自己，自由自在、居高临下地俯瞰着这个懵懂的世界。

在故乡的春风里，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一遍遍拣拾着永不可得的失忆的童年，梦回故乡，再也找

不到我那魂牵梦萦的童年；再难找到那条曾经无数次牵肠挂肚、通往童年的路，再难唤醒我那位早逝的童年玩伴……

也曾去过大半个中国，就说说黑龙江的鹤、佳两地，生性怕冷不怕热的我，怕是无此雅福，消受不起了；至于福建的天南——泉州，初时我确是把它视作亲人般的，喜着、敬着、爱着的。可岁月无情地告诉我，“唯一适合我的，还是故乡沧州那并不温柔的春风；唯一适合我的，还是故乡那一片片贫瘠得不能再贫瘠的盐碱地；唯一适合我的，还是故乡那含着棒子面儿饼子的粗俗，却亲亲的乡音！”

# 爱之歌

□如皋 吴建

家住绿树环绕的居民小区，房前屋后的水泥道旁栽上了一排排常青树，花圃内花团锦簇，芳草萋萋。自家的院子里也种植了几棵广玉兰、桂花树，让人一年四季都生活在一片葱绿之中。树多便鸟多，鸟声成为最平常的音乐。

清晨，睡得正迷迷糊糊时，把我们叫醒的，是鸟儿那悦耳的轻音乐。“掬鸟声洗脸”，这是我一本本书上读到的诗句，说得精妙。的确，鸟鸣如同林间的水滴和纷落的雨点，清澈，带着凉意。

鸟雀们有着自己的作息时间，只要不下雨，每天早上准时开始自己的婉转娇啼。有自始至终一个调儿的，也有变频变调的；有柔婉轻软的，有粗犷雄壮的；有领唱的，有合唱的，多种多样。嗓门一个比一个亮，音质一个比一个好，溅珠泼玉般散落下来，在晨光中荡漾，在花丛中

起伏，在绿荫中回旋，韵味悠长。

那日午后，我在阳台上给花浇水，不经意间抬头看见两只鸟玉立在对面三楼的空调外机上，轻轻抖一抖羽毛，然后安静地看看四周。它们青灰色的羽毛被袖珍的小红嘴梳理得整整齐齐、服服帖帖，看起来十分柔顺和光洁。过了一会儿，其中一只鸟儿腾空而起，径直朝我家飞来。尽管阳台上有玻璃隔着，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半步，心扑通扑通直跳。还没等我缓过神来，一眨眼它已落在阳台铝合金窗棂上，停稳了之后，它张开小嘴，向对面的那只鸟“咕咕”地叫了两声。对面的那只鸟好像听了指令似的，也飞过来了，落在前一只鸟的上方。下面的那只鸟见同伴来了，就优雅地转过身，调整了一下姿势，“咕咕”“咕咕”欢快地叫了起来，小脑袋随着每一次的叫声

而扭动，叫声停了头也随之不再扭动，只是它那极亮的眼睛注视着上方那只鸟。接着上面那只鸟开始咕咕叫了起来，小脑袋也随着叫声不住地扭动，也随着叫声停止而停止，停止了也用极亮的眼睛看着对方。它们就这样一个说完让另一个说，谁也不打断谁的发言。

呵，原来是亲密的一对。看着它们的恩爱劲儿，着实让人心生羡慕。从此我知道了鸟鸣，原来那是鸟儿们甜蜜的爱情之歌。周作人在《鸟声》中记叙他居住在京城时听到檐头的麻雀的啾唧，想起一位英国诗人的一首写鸟声的诗歌，但他不敢翻译，担心曲解了自然鸟声，鸟声带来的温暖的春意。这些可爱的精灵，用歌喉在岁月上写诗诵爱，温润在灵魂深处。

# 化石之语

□南京 刘月雄

大年初一，为了会一场与化石之约，我早早前往南京古生物博物馆，听文友推荐，展品很有意思。出地铁口，挤过嘈杂稠密的人群，拐进一道铁架门，推开玻璃门，就到了博物馆。

馆内游人不多，不少跟着父母的小孩，直奔恐龙馆，指着巨型恐龙骨架，争叫着“霸王龙”“溪龙”。时光似乎回溯至中生代，面前尽现恐龙，一具具或庞大或微缩之躯，从展板上、橱窗里、显示屏跑出来，张开大嘴露出利齿，摇摆着长长的尾巴，威风凛凛。

地球历史46亿年，生命之河流淌至少38亿年，一路蜿蜒跌宕，奔流不息。一代又一代生命繁衍生息，从简单到复杂，从海洋到陆地，从植物到动物，从繁盛到消亡，经过漫长曲折。眼前跨梯，很形象的注解。我循着时间的台阶，从5亿年前“寒武纪”时代，逐级上升到1亿年前“白垩纪”时代，两侧扶手，是一摞摞沉积地下深处的化石——层层叠起的生命碑石，嵌刻着远古的印记，摸起来带着坚硬的冷，许是时光久远的回应。

卧于展馆里的化石，是一块块形态各异之石，镶嵌其上的印记，仿佛芯片代码，存着万年甚至亿年前，来自地球演变和生命进化的各种信息，有种说不出的神秘。面前的笔石化石，参差裂纹中的一横，如同外星人的涂鸦，透过放大镜，但见墨色深重，不知所以。展板介绍，此为笔石虫体所分泌的骨骼，一种已绝灭的海生群体动物，曾在志留纪时代演化迅速，经过4亿多年地质变迁，所在地层现已成了我国勘探页岩气资源最精确的定位标识。另有形态如多样梳子的“牙

形石”、整面墙的像无数藤蔓牵绕的海百合化石、需经特殊埋藏环境才能形成的五彩斑斓的宝石级菊石化石……这些珍贵化石，仿佛藏在地底暗室的一帧帧胶片，被取出曝光，隐隐约约的影像，如地球之密语，叙说着属于它们的年代与生命传奇。

46亿年地球演化史，如果换成一天，地球诞生于零点，生命起源发生在凌晨4点，最有意思的是人类出场，约在23点58分。生命舞台，人类多么年轻又充满生气，前赴后继地探索，唤醒了远古的沉睡，解读出化石之语，从中对地球古生物有了更多发现。贵州瓮安生物群，发现了迄今最为古老的动物胚胎和动物化石；山东山旺生物群，发现了种类繁多的动植物化石，历经千万年，其树叶的叶脉、鱼的细刺、蜻蜓的翅膀依然清晰可辨，有的颜色也不变如初，令人称奇。

吸引我的还有被称作时光胶囊的琥珀，晶莹剔透，闪着光亮，内含虫叶，形色如生。琥珀是树上的脂液滴落而成，像极了酝酿很久的抓拍，那轻盈飘舞的叶片、觅食追逐的蚊蝇或求偶交配的虫子，生动瞬间都被捕捉入内，然后经数千年或亿年的埋藏与石化，树脂用带伤的泪凝成了不朽之作。跟着看过，如同古生物剧场，只见“蜘蛛怪侠”应氏奇美拉蛛，雄赳赳拖着长长的尾巴，草蛉幼虫两侧居然长着两列卷柏叶状裂片，独角蚁奔走捕食，蜥蜴长长尖角形头骨……自然生态变化更迭，生命进化精彩也残酷。

化石上的印记，仿佛古生物的墓志铭，那些壮阔或渺小、生动或寂然的生命过往，写尽了岁月与生命的跌宕沉浮。

# 双喜临门

□南京 王理行

去年12月初，单位举办一年一度的掼蛋比赛。因为我和对家是单位里唯一拿过两届冠军的选手，所以部门的同事对我寄予了厚望：拿冠军请客吃饭哦！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在春节放假的前一天，我和对家如愿夺得冠军。

春节后，冠军奖领到了，我履行诺言，请全部门同事吃饭。有位同事带了进口白葡萄酒助兴，席间大家谈笑风生。酒足饭饱之际，部门的头儿劝大家喝完杯中酒，以便进行下一个节目。我心里正纳闷，只见旁边的小桌子上忽然变出了一个蛋糕，我远远就看到蛋糕上插着一块写有“掼蛋王”的牌子。一位同事把蛋糕端到了我面前，我惊喜地发现，蛋糕上还插了好几块牌子，有同花顺、王炸等。这是同事们专门为我精心设计的庆祝蛋糕，好感动！一位同事拿出蛋糕标配的“寿星”皇冠让我这个“三冠王”戴上。“巧了！”我脱口而出，“我的假生日就要到了。”众人生疑，我道出真相：我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初四，但身份证上的生日被登记为2月4日，也就是明天。大家纷纷乐呵起来，双喜临门啊！同事们又找出了随蛋糕

配制的生日蜡烛点燃，一起欢欢喜喜地为我唱起了生日歌。

我这辈子基本是不过生日的。记忆中，小时候家里穷，没条件过生日。到十岁那年，姐夫给我“挑生日”，才正正经经地过了生日。所谓的“挑生日”，是我们老家的一种习俗——逢十的生日，亲戚会挑两竹篮过生日的东西来给寿星祝寿。那竹篮一般有三层，里面放着面条、鞋袜、鸡蛋之类，如果比较隆重，还会有关子和衣服。后来家里条件稍好点，每到生日，妈妈会给我烧一碗生日面，上面放两个鸡蛋。上大学期间，同学们经济上都不宽裕，很少有人过生日。工作后单身汉时期，经常在一起玩的朋友为我过了一次生日，大家一起嬉闹吹蜡烛的情景，至今还记得。婚后，老婆想给我过生日，我经常说，生日有什么好过的。可我始终记得一次老婆接了上小学的儿子来单位，等我下班一起去吃生日饭的情景，如今想来仍有一种其乐融融的温馨感。后来，我对过生日兴致一直不高，渐渐地，就不过生日了。

感谢这个出乎意外的生日，谢谢所有的爱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49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